

传统老行当 还能见几个

修伞、补锅、修表、剃头…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这些是人们在农村庚会上经常遇见的老行当。时光荏苒，据搜狐网等网站统计，当下我国有27个“乡村老行当”正濒临消失，其中包含刻章、打铁、吹银、剪纸等很多经典行业。如今这些老行当在我市的情况如何？这些传统行当后继有人吗？

□本报记者 张晓甫
实习生 陈金旭

剃头匠：手艺传承面临困境

二三十年前的农村，理发店较少，乡亲们理发的活计，是由剃头匠来完成的。时过境迁，当一家家门店鲜亮、装潢豪华的美发厅出现在城市各处时，街头剃头匠踪影难觅。

一把木制的凳子、一面镜子、一个洗脸架、一个工具箱、一条毛巾、一长条形磨刀布，算得上是郾城区孟庙镇关徐村解师傅的全部行当。

65岁的解师傅技术精湛，除了剃头，还会帮忙刮胡须，而理发店一般不会对顾客刮胡须。“别看这里寒碜，因为手艺精湛，不少老人前来剃头，几十年不变。”一名50多岁的顾客说道。不到11点，解师傅就做了好几单生意。相比其他同行来说，解师傅算是行业里的佼佼者。但如今的生意比最风光的时候差很多。

解师傅13岁开始学习这门手艺，在该行已摸爬滚打50多个年头。他经历过剃头匠的风光时刻，也见证了这项老手艺的没落。“以前最火的时候，孟庙镇中心街能摆十几个剃头摊子，那时年轻，平均一天要接六七十单生意。”在解师傅的记忆中，那时候算是剃头匠最风光的时候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时髦的美发厅逐渐增多，生意越来越难做，剃头匠纷纷改行，另谋生路。以前，各个年龄段的顾客都会来剃头，而今却缩减到只有老人和小孩。

“只有我这种上了年纪的人还在做这种事。”解师傅说。记者了解到，目前传统的剃头匠已所剩无几，尤其是城市建成区，仅有几个人从事这个行业，在老解的印象里，交通北路有一家，太行山路沙河桥南头有一家。谈及这项手艺的起落，张师傅感慨万千，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是生意最好的时候，那时剃头一次1元，一个月下来，能赚2000元，在当时算高收入了。不过，现在生意萧条，一个月才赚1000多元。

相比于美发店的“高额消费”，剃头匠“一次5元”的定价显然实惠许多。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剃头匠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逐渐被环境舒适的美发厅所取代，这项老手艺的传承面临困境。

解师傅告诉记者，该行业最火的时候，有不少人前来学手艺，但到了2000年前后，就没有人愿学这门手艺了，因为收入低，自己带的徒弟也纷纷转行。“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，我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再做五六年就不做了。估计要不了多久，这个行业就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。”解师傅感慨地说。



半截塔村的王兴义在给村民补锅。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摄

补锅：生意差利润薄

2月1日上午10点多，记者几经打听终于来到了半截塔村王兴义的家里。王兴义今年69岁了，补锅卖锅这个传统行当，他已经干了整整42年。

在这个简朴的小院里，王兴义正给村民补锅。“家里的电饭煲锅底坏了，来这里修修。”一个村民正在等着王兴义给他补锅。拿起铁锤，王兴义找了一个崭新的锅底套在电饭煲上，用锤子开始敲打起来。

40多年的赶庚会经验，王兴义基本上转遍了附近的所有村子，有时候还到城区郛山路等繁华地段补锅。“现在很多搞宣传的活动都是送锅、送电饭煲，补锅的人越来越少了。”王兴义告诉记者，有时候他一个庚会上只拉到两三单生意，“像这样的锅底一般10元钱，最多能挣4元，利润本来就薄。”拿起一个电饭煲的专用锅底，王兴义告诉记者，有时候他一个庚会连10元钱都挣不到。

传统工匠难觅踪迹

2月1日，源汇区大刘镇中心大街上车水马龙。记者来到这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，公交车仍要绕开中心街这段路。“每月逢三这里就有庚会，公交车就得从这里绕开。”记者准备下车时，司机张师傅告诉记者。

紧赶慢赶，记者终于来到了这条一公里长的中心街上。“现在连修表匠都找不到了，更别提吹银的师傅了。”一个摆摊的商贩告诉记者，这些年他连修铝锅补铁盆的师傅也很难看到了。

2004年手机开始普及，手表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不少修表匠也纷纷开始另谋出路，张广廷算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民间手艺人。“修表、修电视、配钥匙都干过。”张广廷家住在大刘镇黄李村，周边村子的庚会他十分熟悉。“现在想干也干不成了，没有顾客了。”2005年，他依靠多年的积蓄，在大刘镇中心街购买了一套上下两层的门面房，专做五金批发的生意，算是又找到了一个谋生的手段。

乡村老油坊几经沉浮

临近春节，很多人开始采购食用油，有的在农贸市场直接购买散装油，有的在超市购买品牌食用油。

2月1日，记者在郾城区黑龙潭镇黄赵村见到了一家大型油坊。该油坊门前站满了前来榨油的人，不少村民直接从家里拿来花生、油菜籽、芝麻等，准备在这里榨油。“一斤芝麻油需要两斤三两芝麻，一斤菜籽油需要两斤半的油菜籽。”油坊老板李国有告诉记者，从农历腊八开始，油坊的生意就很火爆。

“城里人也来，市区酒店的也来批发。”李老板的油坊每天两台机器不停工，他还专门雇了两名村民来帮忙。

提起前几年的生意，李国有颇有几分感

慨。“榨油生意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行了，这几年又重新火起来。”李国有的父亲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村里榨油，依靠石磨、大锅这些传统的工具榨油起家，传到李国有手里，这些老工具已经破败不堪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现代压榨食用油开始流行于城市乡村。李国有依靠手工磨走街串户的生意难以为继。2004年，他和爱人商量购买了一台电动榨油机。“用的还是老原料，效率高、出力少，销量慢慢又上来了。”李国有告诉记者，现在人们对地沟油、各种转基因玉米大豆油等的担心和恐惧，让他的传统生意又开始重新焕发生机。

让老行当成为城市一景

修伞、补锅、磨刀等行当曾经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，同时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，很多民间手艺人靠此谋生。

召陵区文化产业协会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不少人认为东西坏了，拿去维修费神费力，不如换新的，生活用品“新三年、旧三年、修修补补再三年”情形很少能见到了。手艺人的生意大不如以前，很多人都另谋他业了。如此一来，社会上这样的老行当很少能见到了，即便还有人想维修这些生活用品，也找不到手艺人了。

“其实，这些老行当虽说失去了当年的风采，如今却依旧能起到便民作用，同时从某个角度来说，也是城市的一道别致风景，并传承着一种文化。”该负责人说。

面对这些老行当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现状，市文化新闻出版局相关专家告诉记者，有关方面可以考虑出手给予一定的帮扶。如由职能部门牵头，将这些手艺人组织起来，进行市场化运作，并在各个社区里设置一些公益岗位。同时还可以在一些景点设置老行当展示这样的项目，相应也能勾起游客美好的回忆。如此，既能让手艺人有用武之地，又能起到便民作用，还能让这些老行当重新焕发活力。

“人们的观念也应有所转变，东西一坏就扔也是一种浪费，若是损坏程度并不严重，不妨重拾老传统，修修再用，这也是勤俭的体现，自己还能节省开支，也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，何乐而不为呢。”不少网友这样认为。



流动修鞋摊如今已经很少见到了。 本报记者 王海防 摄



美发厅逐渐增多，剃头匠的生意越来越难做，只好纷纷改行，另谋生路。 本报记者 王海防 摄